眉叟記言

別一

詩
疏
疏劄

記言別集卷之一

詩

驚雷節到羽溪觀日出作

羽溪東畔海茫茫烟濤極目連扶桑青帝鞭霆駕蒼螭羲伯按時居嵎夷金烏騰翥海色動明霞紫氣開朝暾曾臺百重何縹緲雲霓明滅光依依我欲登之不可梯異境恍惚懷轉悽百年辛苦長謳吟路窮絕域歸思迷

宜春村贈別李弟舒歸京洛從往三十韻

此地豈嘗期此別豈嘗知炎蒸瘴癘地漂淪僑

棲依宮家賑斗粟百口仰不飢旅泊既已久方
音聽亦宜人情苦懷土坐望攬涕淺蕭條兵火
盡十〻一遺瘡痍感慨徒歎恨時運竟如斯念昔
奔竄初狼狽各分離積雪陰山道玄冰渤海湄
轉客到日南特久已亭移雲峽擁龔火朱涯昆
炎瘴辛勤〻萬里百憂惱相思豈料今日在惝
悦心如癡九死經艱難相對淚已滋離情逢會
合喜極還成噫憐人日携酒酣醉動懽嬉況冥
卧不省萬事復還遺連延數十日忘却在天涯
人生一聚散逈知無常則苦道官事忙歸 譓一子

可逢驪逢能詎幾盈刀感易衛窮途復此別黯然情解攜憐我覊旅情牽添別離悲惻惻抱苦酸半夜泣漣洏情牽語更連聽者怨支離少年慕高節恥與衆人隨平生誦周孔耿耿空自奇感歎長吟哦白首計已違已矣勿復道咄咄且何爲贈言送爾行士固貴自持行身一失誤悔恨莫可追努力勿懈怠隨事憶箴規

嶺南道上逢趙生

前年此日在羽溪西登太白望扶桑踐涉山川一千里南竄絶影窮炎方逢君此地真邂逅懷

花與我皆悲傷自從山西多亂後三年不得歸
故鄉咄咄人事長羈旅謳吟只自饒文章丈夫
豈終老蓬蒿揚眉一笑思激昂

過呂文有感

千載呂文國亡墟足悲涼繁華不復睹荒草野
花香壘壘見古墳濯濯無白揚田父耕隴上猶
說景德王天地一何悠終古幾興亡物理本無
常人情徒自傷感起前古恨獨立慨嘆長

介峽

介峽嶒崚不可越連峯石色靈晴霞入谷却[illegible]

天地窄峽觸礧硊勢相摩山回逕盤行轉迷磎壑磊磊水齧波幽崖積陰雪未消磵草春迴不見葩怪鳥相號不知名飛尘（一作飢鼯）摘木墮空柯力盡崎嶇出木杪嶺壁猶高山日斜我行甚桒窮險阻羈旅只足饒吟哦

早出新安途中望日傍白氣

我行來自石盒西土雨昏目雜豐隆曉出金鼓熏十里望崇墉百雉跨穹崖一夫呵怒萬人沮元戎設險籌詩策雄朔方殺氣彌宇內直射日傍竅白虹黑暈亚日欺朝曦傍珥如炬奪曈曨忽疑

燭龍嘴曜窺寒門又似祝融把火燒天紅吾聞堯時羿射九日落更有並日燋旱扶桑東須臾息怪聖人化邈然不得追遺風白頭感歎誰復知向天無語泣無窮

自三月至五月不雨

八年七旱水行死湯禱格天傳千禩赤幘赤鑑爍如焰九燎不用勤夏烈烈火生石上山焦陽侯波渴愁焚燎廛人徙市瞽巫禜上天曾不恤生成自是黃母弄妖火焱炎九萬燒青冥石火致祥豈無故人事怫亂耗天經冥冥已可負乖

眹神驚鬼哭難安寧句迯泄訛白帝峽黄河東注不得停咄吒長吟託風謠使我不見徒自鳴

經亂後感歎梳作述

逃亂經年走窮陬東窺日域南炎州世事咄咄皆可歎意氣激昂增煩憂芭苓重蘭辛存楚曾連篇論扶東周讀書萬卷無所補竄身絶域多慚羞腰下寶劒酬一飯囊底歎㧾猶藏攻朝亲新沐理亂髮直臨滄海明雙眸

自戒

文章千古慕頡頏白首磊落誦殷盤楚玉不售

畏剋削謳吟只自抱辛酸從人作ㄱ愧無財癡拙每被恣欺謾手鋤持耒學耕耘三年枯旱田疇乾又逢世故身流離咄咄時命誠艱難衆人悶我常窮窶居然猶有好容顔萬事付命還可喜富貴ㅅ不易吾飢寒、

放言

天旣依於何地亦位於何生生本於何終古儘無涯水火互相薄品物自相摩愛惡成於物利欲遂紛拏聖人推元化理物無差訛班班各遂性位育在中和揉弄造化機中夜發浩歌

竹嶺

人言小白太白高複嶺重開天下壯積翠龍嵸六六百里烟霞縹緲連青嶂石棧盤回危且險行行詹息頻側望三月嶺上見積雪高處寒凝未腷暢罷過不得難於此使我羈旅久惆悵

橫城途中有感

二月橫城山峽間春晴花發百鳥鳴亂峯巑岏谷自盤蒼松白石溪水清居民無事多壽考峽俗淳朴少所爭自足山中多古意豈如京市多喧囂浮生役役何時休到此還增感歎情安得

溪上數頃田遠追沮溺窮年耕

堤川寒女

堤川寒女貧無依短袖敝裙掩肘行乞街頭長歎息泣向東風弄宮柳自言京華朴四宰孀世當時稱富厚薰天豪貴世所慕嬌娥嬛睞不知數十八選為賜婢婢歌舞獨步無與偶雲鬟花顏紫羅裙宴罷高堂倒春酒自謂歡樂長如此咨咲寒閨貞節婦可憐人亡事更非豪奢珍落為草莽棄田變賣在領吏伊[illegible]顏今白首容華落盡誰顧見棄作公賤[illegible]青娥無復

妬冶容惡少憎看譬老醜尚有芳心未全消歇

曲徒悲褭落後

險里

洪川窮址獉蹄縣亦古鴻荒猶未開人民朴略

見雖肝群居老死絶往來逢人相惡不相親語

聲高軋雜喧囂自是山夷隔王化野心未失生

獷猜貊址深昧多積陰天晴萬壑恒雲雷谷暗

溪喧山石遶千峯凍雨白崔嵬荒隅隔絶風氣

殊使我悄愴吟且哀

贈白雲寺僧

僧自白雲山上歸白雲隨錫來郛扉郛扉亦有
無心老身與白雲無是非

綠竹杖

闍崛老人綠竹杖龍鐘九節青琅玕遥知孤琴
在南嶺雷雨拔出蒼虯蟠老人知我頗好奇提
攜遠寄扶蹣跚亭亭久抱霜雪苦請參當暑于
生寒勁節固有知者知徒令志士抱長嘆伶倫
伐取學鳳鳴太公折得釣滄灣我今拄來海上
遊戲逃辟易行無難天生奇物稱我意恣遊白
石清溪間

寓居宜春呈子範

山峽日多雨颯颯寒木秋寓居適深僻峯巒亂峰幽濕蟄菴蓬蒿鬱悒抱百憂忻逢繡衣吏昔日同里遊經年沙漠外豈料對青眸相對慰寒飢情意兩綢繆猛獸日逼人咄咄誰能驅海嶠鮮天霜蒼茫歲欲遒已矣勿復道得酒强寬愁書生老嵺廓大吒仍長謳

寓居毛兒遇山水僧信旭題其卷子

闍崛老翁號旭公身被草衣佩木魚逃名絶俗遊杳冥剳巖鑿崖類穴居山深築室日月久風

雨颯颯侵户牖石柱青苔山氣濕禪堂香馨半
頹朽思將營築開新構來叩閭閻百姓家手持
楞伽貝葉經青眸白髮貌如花從人說法動氓
俗歷數萬乘皆超彼此法傳來一千年生祥降
瑞驅妖魔究殄不作年穀穰群生至老無夭殤
家家種福多懽喜之道来生壽福長堆金委帛
無所惜去千萬劫常無殃分明施報如授受人
人皆可望吉昌其言一一倘可信吾亦長飢求
飽嬉請看古来窮達人何人事佛何人嗔
庚辰九月三日從花開洞觀雙磎石門回

登佛日俯青鶴洞玩瀑布感懷作

佛日直俯千丈磎寒崖峭壁纔有路風塵不到烟霞老洞府蒼蒼石色古東望香爐瀑布水飛流亂灑深如霧白日晦迷忽懷愴天風颯颯吹飛雨學士舊跡青苔沒真訣不傳心獨苦鶴去山空日月深使我脩然思玄圃

靈臺上遇還公

還公不記仍不老學道西山八十年遁名絕俗竄巖谷草衣木食形貌妍心如枯木無所慕寂然神完而氣專中中眷我授秘訣我亦與世長

遺捐回頭一笑隨烟霧手持芙蓉參列仙

興陽孝兒

興陽大江里孝兒名爍文善行人所服聞者動驚喧頽然在髫齔長者詎敢犀其父病在床儀頃死生分藥石眛其效晨絕到日曛悲號感神理指授覺肦所刲血灌諸口死息迴氤氳孝感豈偶然此理信不昏嗟我感其事卓卓古未聞爲之下問問題詩贈慇懃百行自良知諒哉古所云君子貴擴充勉勉期相敦非學安能遂孜孜讀典墳

神蒲峯 支題天寵山秘名大長與南境入海上

支題山中百丈石上有仙井之水泓且清菖蒲
十丈九千節自從開闢始匀蔪盤生屈曲蒼苔
老蛟蟠斜結髮鬚亂青我來採得神如旺服之可
以通僊靈

登九井峯逢雲霧作

支題秀出八千丈毗轤瑞石參相望上有蒼苔
九龍井變化雲雨連溟漲仙人搖石青臺開白
巒欲攉空低仰長生石標秘不開豈爲千古隱
欺詎異事漠漠誰料得使我獨立神惨愴依舊

千年石鹿車直俯虛崖窺躋攀𮎽風遊霄窈窅可
極呵妖叱怪神愈旺翩然被髮戲帝傍下與萬
物俱跌踼

和古亭丈人古詩七韻

萬物隨化無停機百川東逝何沄沄莊周闢誕
恣戲謾堯跖俱朽誰能分淳風已死聖人遠後
來雕琢泯人文馬遷餘史意已荒自附春秋真
妄云揚生草玄心獨苦屼屼聊與數子君子從茲
不息倘庶幾不待千載有子雲古來固有知者
知自昔頗勤讀典墳

田茂才卜居開嶼下其地環疊山層巒中有竹林郊原謂之獐合舊縣云有八景各爲五言詩贈之

其一

卜居近林壑愛此山水清陶然想太古窈窕無俗情蘭若隔雲壑清曉聞鐘聲

其二

地僻少人事豈有塵累嬰閒居喜幽獨伴此林壑清日夕山更高前村暝色生高樹繞崖落依依岡上平

其三

出谷復溪橋朝日照巖壁白雲從壑起紛屏生草色溪南牧童在跨牛穩吹笛

其四

高樹臨西塢野亭俯溪橋有客来相訪竟日話漁樵言語盡淳朴風俗隔塵囂笑罷相送去還愛古意饒

其五

春峽暮愈碧景物晴更好崔崒青犁半騰踔勢傾倒天空月色出遊氣淨如掃浩歌動高興聽

然遺塵惱頼有山中人與我同懷抱

其六

嵺廓任疎蕩得閒心獨衎鴈嶺孤鳥上日夕看歸雲浮雲自無心我亦遺世紛拔俗樂與雲千載追清芬

其七

磊落舊學亭層崖俯清流坐石玩游鯈得意谿淹留潛泳見天機此理何悠悠曠蕩莊周生相忘濠上遊

其八

聖人既已遠鳳鳥久不來至今清瑤瀆空餘翠
一石臺嗟我抱琅玕悵望徒自哀白日碧山靜藹
蕩知春迴尋花惢幽步此意何悠哉

楓査

闢崛陰崖亂壑水奔流激射漱滌開巖洞磊磊
見白石上有老楓樹槎枒盡摧折其根半枯半
朽斑斕誰見苔蘚色援之倚巖壁䀱其奇形恠
狀不可名在昔神禹象物鑄九鼎誰令物恠化
爲木石潛其形我心坦蕩嘆且愕瘦高見雙脚
堀然反拳矯頷又倔僂誰遣狂道士蹈足舞八

風仰天仍大嘯立斯須移来置之几案傍對此
杳嘿聞風瓢（嘗得大瓢懸之壁間風過之則其鳴呼呼）

大江上醉題蔣氏亭子

我從閶囑来登臨江上樓水國陰氣蒸冬雨濕
若訓江流蕩浩浩遊氣與之誇主人喜畱參廓高
義出等流酌我紫霞春慰我千里遊相對莞一
笑曠然散塵愁

早春赴行嶺下述懷

嶺峽砦堯山氣深日高雲霞猶未歛雲深石古
棧道危絕壁斬如俯坑塹姑毋層城不知年石

洞深松見茅店幸庚花開柳眼黃川波生目綠
可染白鳥飛来山更高信馮溪橋看不厭風光
澹蕩生氤氳春宮青女弄冶艷却思苦寒閨幄
陰顚頊殭死久已發東去頗窮請洛源白石清
溪波瀲灧祝融遙禮華蓋君紫霄祥飆徵異驗
赤松滄海仙人臺金鳥躍波光閃閃嶺海東南
一千里歷覽山川飽已厭忽念身世長羇旅邈
矯日富曜鉛槧儲公一生好遠遊興足意長思
愈贍之章古来窮亦奇遠追甫白揚光焰

智感戲題

老人學禮不學務談禮每被多人咻嘗論傳重
嚴正體適使海爲三江流又言元嗣合正名謂
我譏妬聞鴻獻衆口呶呶皆自取對人色沮慄
慙憂此心耿耿日月明從今沐語進懲尤

日食歎

丙午六月一日日在申日食日色常微淂春
夏來尤甚以爲尋常不覺有日食之變賊
後覺之有感作日食嘆七言凡下句
七年六月庚戌朔晳衆見天白日黑吾聞日爲
衆陽宗闇虛射日成災詩餘天王素服親伐鼓庭

氏彎弧射太陰妾婦乘夫臣背君司道壞亡天
戎侵巧言似忠不可近堯禹之聖畏孔壬自古
妖孽豈無因天象不違人事感春秋二百四十
年特書三十六日食日月告凶哉景大但願明
君嚴省飭禍亂萌生誠可畏切近之憂在讒賊
前月朝家布大禁欲言不敢長歎息

雲溪寺贈法潤

湄江學士般若碑細宮篆敎潤公作鑿石開逕
踊層巔縹緲櫺檻呀廖廓下有懸崖瀑布水雷
霆噴耳雲崩壑

李洪州挽詞 命作

憶昔論交際兄事李洪州一代推人物斯人出

等流天地方艱虞誰能濟代憂許身報 明主

志欲揚鴻猷嶺海一千里專命擁戈矛南州固

折蔆方略見崇墉蜀犬吠日雪奇才衆所謳喝

喝已陳跡遺事記山碑嗟余遊南紀行歌徃衰

遲當年恤交道憐我老寒飢俯仰成古今萬事

一傷悲幾人知已在寥落淚長垂交州發葬地

北望送哀詞

穆前年嘗作架山碑記故詞中并及之

紺岳谷口

落葉山逕微石苔蘚音遷逢人不相語正與聾者宜

同諸公遊三釜水石酬龍湫相公

山曲磊磈嵒岫巖巖三釜有濺白石嵯嵯山之幽可遊可樂溪之清可浯可濯瞻彼山田其耕澤澤邈矣神農肇我稼穡喜之沮溺耦耕憮憮緬思故人我心則怡今夕何夕同我良儔良儔孔翕如球如璆山有鳥水有魚且詠且謳其樂徐徐

白吟

安居無事足娛虞何處人間有勝區耕鑿自饒
忘帝力樂生還愛鏡中鬚

賞草堂梅

前年正月雪中克家玄叟仲鎮來賞草堂梅
至今年正月仲鎮又訪梅於雪中石湖梅譜
云梅天下尤物論花品白不如紅紫勝於紅
東方之人最愛白梅楊州人謂之聖僧草堂
梅綠萼古查追憶賞梅酬和詩書紙

草堂晴日賞梅花轇轕幹踈枝影又舒誰遣寒翁

還家旱雪中春色入吾家　乙丑春仲旬眉叟稿

秋懷

宋玉悲秋切感時憂思多苦吟風雨夕蕭瑟檻
庭前

用前韻酬樂夫兄　丙戌季冬上浣

羇旅出東路登臨明遠矚南州十二月暖日暄
長洲渺已江海闊極目乾坤浮歲暮迫青陽物
色動春候感物諒多顧歲事水東流颯颯雙鬢
凋臨風悲遠遊相別各惆悵斗酒強寬愁

山齋送客

歲暮天正寒山齋風雨夕擷花酒一尊遠慰東歸客

寄許春長

孫根分幹歷雙枝太極無形萬理隨始覺生生便是易伏羲深意物先知

知陳生絢人字詩

分此陰陽畫以為善惡人末流如是遠真故正由人

怪石

一石江石諸怪石蒼然苔蘚花其高不盈尺長

奇形詭狀若蝸若虎頭顙崛岉誇強梁兮有歘
噴礴歘中開照耀日月之容光喁喁霳韻響霆
北陽鳥閃閃箕斂揚蟾蜍玉女參翺翔異哉混
元流形疊空磈硊神靈聚山魈木魅辟易皆走
藏我得移之石龕傍摩弄千年雲霧裡生黯色
心慘憺追鴻荒

寄洪判書君徵

秦王好卜筮焚書不及易至今儒林禍誰夫解
卦畫太宰洪君徵樵悴在絕域咄咄禍之本上
疏争宗嫡衆怒積之久非一朝一夕搴拳宗系人

戒竟至窮〻坵謫石砦石幕陶浥事逵大漠囙了

失所亍〻禹然忘積亦老人晚學易三百六十策

天道木 无常往來有闔闢此理不可毀默究无

下賾囙者德之辨君子以驗〻致命亦何怨

樂在窮塞

尚章諾灘涂月月半前夕古庵龍禦

挽閔監司

老至一何悲親愛盡冥漠之子又長逝命義譄

愴惻頹俗日〻靡子獨古人色用心霄雪間請

若舊尚家風立名值明主謇〻劾匪躬嗟我老論

落索居阻良覯耿耿前古義歎息心愈激到今死生别欲語更含酸人生如幻化萬事付長嘆尚有陳跡留名譽在人間惑之不成眠斜月照寒璧欲問冥冥理應心悲淚滴

李進士德龜先人挽

自從羣枉作世路多坎軻咄咄事大謬之子死綱紀一禍福各有命任之奈如何天道信詷詨事直一反爲灾不獨爲君悲鬱結向誰開

哭李生德望

遭亂襄陽道相逢訪艱難殷勤連上訪来我遑

名鄭感此情意深進場開好顏窮途頻見還書
卷得交懽誰知死生別還在向月間昧然歸化
盡萬事一嗟嘆願想平生意惻惻已含酸百年
嗚咽處墟墓白楊寒

韓參判遷葬挽

上黨明時彥風節可廉頑致位列卿貴盟盟肅
朝端方正傳家法餘恭久不刊地理宜協卜天
道且不慳合葬有成禮移兆自過由迺知孝子
心深愛屬遷安至誠感神理妥寧無哉難

白昌原挽

吾愛介特上不必儒雅論傲言嘲俗子青學競趨奔登名五十年落落詼諧攀援白首舊都護種樹在田園射獵青城下勇氣亂思幽門世味既諳泊榮名非所欲淒凉聞死事盡愛屬招魂

哭趙純誠之

吾愛斯人秀心與古人期落落衆所忌疏韋好覓疵君平足遺世野外任棲遲老夫在漣峽千里隔相思逢人問裏白咄咄良為噫豈料還長逝計至信還疑觀雪論書詣追思夢也非細想平生意欲言淚已滋其生亦何為其死亦何為

秀傑者爲誰埋沒者爲誰上天亦無神永爲泣
者悲

完陽君改葬哀詞

遠聞洪陽計屈指數十春舊遊已寂寞衰老多
酸辛九原不可作往事只霑巾直道映千春高
義邁等倫一節夷險際誓心濟時屯戮力酬聖
主世亂識忠臣邦人傳古事青史姓名新賢才
不易出末路更何人灑涕見前和優然覺有神

哭李別檢

完陽賢冑子修潔衆所推小少頗韻異徒譽自

提孩長成見志行詩禮實栽培祿仕亦非心一
命試倘來險釁夢憂患仍廿年十年纏痛深追鞫
養血泣至死哀入生有脩短齎恨命與才芝蘭
易萎折鬼神亦多猜禍福善惡乖天道信談詗
蒼蒼者無神積行者為哉

哭姜山陰

舊友多老死存者且衰病永懷昔年歡適意相
追並交情喜同調遇感成諷詠宦界何足說窮
達各有命傷心湖海別積阻路脩夐聞君還長
逝欲語淚已迸萬事皆陳迹悵望西日暝後[illegible]

悲心多掩門對隻影凄凉哀悼作一言一淚倂

閔監司光勲挽

僕生多病及年老尤無入事半生聞公之義雖不得從遊之懽其心已熟者盖以前世舊好也今公之喪吊而出涕如平生仍作哀詞以叙永訣云

子爲立巖之子孫我祖崖公及三世兩家相傳傾意氣相知不比尋常托交契所重皆許言人義子有皎潔之操氷雪清我生嵺廓老齟齬子貴立名值明時戴冠玉佩鳴瑲瑲嗟我不學農

不學圃蓬累行謡漣水渚子今辭世入長夜長

夜冥冥冥不復曉古心古義安可得萬事茫然付

冥寞冥有生畢竟同歸化泉下相追倘可期草死

花開年年爲悲傷能幾時人生慼慼慼陳迹不

如與世長遺生死别不相知已焉哉吾與子俱

爲人間六十五年容何如枕上片時春夢遷

河濱李氏挽 李彦棠妻

孺子失慈母號慕不忍聞泣盡繼以血漠漠一死

生分飢寒誰復念鞠養付郎君

題蔣明輔江舍

穆頃年避亂南奔就食於嶺海之陬時柳內翰樂夫初出海亦寄容於此以暮春之夕來尋蔣明輔江舍明輔早棄科名處江湖而熈熈者也從吾遊者尹秀才昇高而在坐金國士尹子厚皆家故長安而落南者也感而題詩

江水綠如染天涯又暮春相逢偶一醉皆是故鄉人

無題二首

散步臨溪岸蕪菁美陽春身閒隨處樂知是太平人

孔門七十子問仁者幾人唯有顔回生三月不違仁

贈徽上人

老人行年八十有八古之壽考之年為期頤之老上人委來見仍求書老人憊倦昏耄無人事久矣不可以筆力示人自嗟人生不如山石之無知知覺不如任死任生生而無過無過而歸足矣作散言二十字書贈良為自笑詩曰

詩見續集而題曰無事偶吟

人生不如石礧磈無崩毀彭殤一壽殀不足為

悲喜

山門隔

前山山雪晴暖日長如春淡泊天機靜書中對聖人

病中作二首 壬戌四月

說讀古人書行年八十餘所為百無如謂意無如余

有感必有應此理本不虛殷人嚴鬼神鬼神豈欺余

記言別集卷之一終

記言別集卷之二

疏

辭持平疏 丁酉

伏以臣衰敗病劇前任工曹佐郎昇疾還鄉已及旬月臣宿患血疾眩瞀增劇前者誤 恩薦加陞授本曹正郎病益彌留未及趍謝 恩命今此新授司憲府持平實出萬萬夢寐之外不近不似聽聞驚駭祗受本月二十日有旨乘馹上來之 命惶怖失措不知所出臣材識庸下無一可取之實從前忝在庶官執事之末尚懼

不堪其職況此臺侍極選臣何敢自以其人冒
居匪分上而欺天下而欺人內而欺心外而欺
名辱朝廷之名器自速罪戾雖誠死難逭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重朝廷用人之體千萬幸甚
臣奚病沉綿不得扶舁上道請罪闕下臣罪益
大臣無任戰慄死罪死罪

又

伏以臣材禀鄙拙無一行能可取無所比數固
矣不圖虛名欺世上徹 天聽薦擢逾分得列
清顯旬月之間累受 恩命臣還顧平生慙懼

交并不知所出若叨荷　寵命靦然冒進滿朝士大夫謂臣爲何當當盛朝用人錯誤至於如此貽笑四方顧不重歟昔虞人非其招不往聖人取之以不賢之招招賢者恥之今以賢人之招招不肖事甚大謬此路一開四方之闒茸攀欣欣然慕其僥倖將接踵而至臣實爲四方闒茸倡臣竊恥之又豈知此而已一時名節之士皆以爲恥恐不願爲之仕也前於凡官執事亦其猥越況此臺臣所職事體甚重如臣不才衆人所知設使臣強壯無病不自量冒衆笑赴

衆譏僂然就職臣身榮耀則有之其於廉耻何如哉任官匪人損辱名器非細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正用人之方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引見時問答

上曰待已久矣何不上來對曰 召命屢下以臣無似不敢當故也 上曰欲召用在外之人謙辭則然矣當盡職事何以固辭對曰臣才品庸劣又無學術未有鄉曲之譽而虛名誤徹

天聽恩命至此穗聞驚駭此豈愚臣所敢當者

也任官惟人苟非其人盡職何敢當也　上曰
許厚何終不爲用而去對曰年迫七十筋力已
衰不堪供職故也　上曰爾年幾何對曰臣犬
馬之齒六十三也　上曰自鄉上來必有所聞
見欲聞鄉曲之言對曰近來人心風俗囂亂極
矣朝廷之政教守令之詔萬無保合之理臣之
愚意君德爲本君德修於上內則內治正宮禁
嚴外則百官奉法朝廷嚴肅下民知所畏敬人
心風俗之變在此也　上曰然人君不可獨爲
必欲召用在外之人此意也因進曰臣八月除

護本職今過限之後來謝 恩命人臣分義豈
合如此伏願 聖明遞斥臣職以尊朝廷之體
面 上曰事勢自爾如此何必云爾對曰事體
不得不爾 上曰勿辭

辭持平疏

伏以臣即見府吏分簽有令該曹食物題給之
敎驚惶失措不知所爲臣雖新從鄕土入京自
有當受祿俸又在今日明日所食自是此職分
所安又何更有別賜 一恩典以私一臣哉亦非
臣所敢當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安微

分臣無任驚惶隕越之至

又

伏以有書筵小吏来布擧行条件入侍書筵之事尋又伏承二經筵之命以臣賤劣蒙被逞恩寵遇至此臣感激恩私殺身不足以報答臣竊伏思之人之才禀不同有能有不能知雞能時夜而不可以守廬馬可乘而牛不可以馳也使臣守分田廬勉率鄉黨小兒使知事親從兄之義庶不犯國家之禁令臣固願不辭至使臣強其所不能以之任職居官是使狗時夜而

使犁牛馳也臣叨荷 恩命自以非分所堪常恐猥越況此講學重地以臣無似加之以視聽衰耗言語不捷應對之際亦甚未安而所學惛忘自知無所裨補而冒忝入侍之列大不近似徒誇名器伏乞 聖明亟罷入侍之 命以尊事體千萬幸甚臣無任死罪死罪戰怖隕越之至

辭職陳戒疏

伏以 殿下過聽群臣之言以臣庸才誤被揀擢 恩譯優渥臣既叨荷光寵職當竭盡駑劣

報二殿下之恩而臣年老沉病且癎顛委日迫自量精力已無可為記曰狐死正丘首臣得以骸骨歸死丘墓之鄉無他願也前冬累疏陳乞聖德推恕許以寬暇不責其慢臣幸逃衰死之命得至今日 恩私入骨日夜徒思謟舞 恩澤歌咏 聖化以終年齒足矣不圖今者又有徵召臨門 殊眷益勤臣感激猥越不知所處禮君使臣以義臣事君以忠今臣衰老且病雖不能陳力就列私自念願至 闕下肅謝 恩命瞻望 宸極歸死無恨強力登途雪後風日

陰寒舊病猝甚肌膚頑麻昏憒又劇都門不遠
勢難得達臣嘆息自恨係心願懷徹衷耿耿無
以自白徒自悼也昔我 仁考以盛德中興之
烈不幸遭值艱難以權宜得全追紹前烈爲億
萬無窮之計在今日 殿下能夙夜憂勤于惠
困窮之攬才能有君如此可謂千載一時今臣
雖去願須臾無死行見 政化之更新臨當歸
路請以一言報答大 恩此以螢燭末光裨補
日月之明亦甚踈矣 殿下豪邁蓋世德侔往
哲見善如不及聞過如恐後進言者無諱忠誠

以極言相勉將使嘉言不伏直道昌行臣以為治平之業可基於此也然 殿下惟日勉焉勿以自聖為心有其善者自不加勉而德必虧矜其能者人不效力而功必隳易動者欲也難勝者情也一念之懈怠奢惑乘之逸豫侈心譽諛盈耳忠言反踈踈則不信不信則見疑哉正直難容邪佞專恣自古而然此在人君警戒省察終始不貳也丹書之戒曰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則滅廢敬則萬世不強不敬私欲之所蔽也私欲之所蔽驕盈奢侈無所不為此亡國之

轍也聖人戒焉伏願　聖明無怠於小善勿以
無益而不爲也不遺細行見義必從四方譽德
無忽於小惡勿謂毋傷而不去也輕積細過恣
心極欲其禍必亡故君子不滛溢於豫不沉溺
於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自多亂之
後國勢板蕩朝不保夕人心未定政多恩貸治
道大壞以姑息爲嘉謨苟且爲長計前有深憂
大患而不知慮焉姑息苟且衰國之治也方今
幸頼　殿下神聖四方忻忻若更生無不拭目
望治而綱紀陵夷法令益紊怨咨盈路德惠未

數此何故也王政之所行必日衡月讀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善日積者德日起德日起者治道日隆臣竊觀今日之勢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徒以姑息之政苟且之令欲望收人心恢大業者不旣難矣乎昔夏之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衆能復禹績必先布其德以兆其謀周之宣王當西周之末世更失理脩德教然後天下嚮服諸侯復宗周越王句踐不忘會稽之恥能親務施不失人不棄勞然後用兵不疑以此度今政亂如此民散如此天道不順如此如

此而求治猶却歩而圖前膠目而求睹不可望也嗟乎妖孽之興足以見人事之乖悖人事和則禎祥見人事亂則妖孽作物理之相感召不可誣也間者天道示警四方災異之日聞蓋不可勝記臣竊未知何召而致此也臣所望於聖明者盛德之治妖不勝之必崇敬畏禁逸欲修廢政革弊俗思服先王之訓戒可以祈天而永命也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心人君能以至誠感通天地之心固結而不去則弱國可強衰國可興亡國可

存伏願 殿下加勉焉今臣衰病至此死且無
日以犬馬微誠不任區區望聖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年至衰老宿病加痼沉綿日久氣力無
餘情理悶迫冒陳微叙 聖德如天哀憐垂死
疏下該曹萬萬望幸庶得分願而該曹回啓未
詰 恩恕憂畏悶嘿無所自容不得已冒萬死
歷陳危懇政院但却終不上達君臣之間情義
壅隔欝欝無所自得設使臣年力不衰病已痊
安職在言責既無一言稱職徒享爵祿義之所

不安不知無恥也臣入京三月行公纔十日忌
官曠職未有如臣之比而臣猥荷隆眷光寵
備諡撰之分義筋力未盡固不敢求去也事勢
如此違疏不止者非特病入深痼而已 殿下
以古人之義使臣臣亦以古人之義事 殿下
也伏乞 聖明亟賜罷遣還守微分死得所歸
天地之恩也臣無任區區祈懇之至

辭掌令疏

伏以臣以無能叨荷誤 恩冒忝非分夙夜憂
畏恐負 殿下之義故忘其猥越前後進言無

所敢隱臣實蠢愚暗於事務言不知擇平居里巷且不見信而敢以私書大言冒瀆 天威罪合萬死特賜隱 批勉諭諄切臣益荷 殿下寬恕之恩誠欲勉礪駑鈍以答 大恩衰年宿疾精力消削日新月異徒有軀殼塊然而人事全亡數月來病益委頓喪死昏眩顛錯不覺喘息可憐臣徒自悲衰亡之氣難可力強犬馬私情雖欲不去恩譯筋力已死更無可爲而忘慙冒進實欺 殿下也伏願 殿下天地父母乞收殘命令臣一息未絶甘受賤分長逝而無恨

萬萬無他望也臣無任懇迫隕越戰慄之至

請建儲疏 癸卯

伏以臣竊惟當今國家大事有關而未舉者臣竊惑焉臣受國大恩年至老死凡思慮所及安敢嘿嘿而已乎忘其僭猥歷舉傳記所載察以周成王古事冒瀆 天威臣罪大矣伏願 殿下垂察焉 殿下即祚未有 冢嗣皇天陰佑聖躬誕生元子此天所以授 聖子也禮太子生舉以成人禮三月使士負之有司端冕見之南郊諸侯之世子皆於天子以名徧告五祀山

川所以嚴統重緒令民無異望有以也言今
聖嗣誕生已三年而未聞舉以成人禮而 儲
位久空臣愚不知 殿下春秋鼎盛以建儲大
計爲之太早乎抑以 幼穉未長遲之以數年
乎建儲大事稽之於禮其嚴如此天之所與人
心繋焉固不可以年穉拘之也保傅篇曰成王
爲太子幼在繈褓召公爲太保太公爲太師明
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成王自爲赤子而教已行
矣太子之禮如此此之古事則雖已遲矣復及
孩提有識委任師傅以教導保養居處出入言

爲動作皆有訓飭令習於耳目安於心術教達而德成然後可以保一國臣民之屬望而國家長久治安也故賈誼又曰一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與選左右是也況儲嗣國本國本未定危國之道也伏願 殿下早定儲嗣以順天心立師傅責以教養之事以從四方臣民之望 宗社幸甚臣無任死罪死罪

記言別集卷之二 終

記言別集卷之三

疏劄

辭大司憲疏 甲寅

伏以本月初九日祗受承政院書狀節該以卿爲司憲府大司憲卿其乘馹上來事有 旨伏以臣樸迂嘗妄論大禮見非時議歸老田廬今已十有五年不意 聖上起廢收召 寵擢異等出於萬萬夢寐之外臣憂懼猥越不知所以處之也感激 殊遇雖欲竭忠殫力報答 大恩顧自念才識淺薄年壽已窮才過一二旬朔

則犬馬之齒八十有一以此冒進則自知無一報效反累 聖德之治徒取譏非執法重地所損非細國家用人官人不宜如此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嚴愼治體公私幸甚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再疏

伏以臣才識淺薄加以年老朝暮入地不料夜召之 命旨及臣身至使近侍臨諭又有不敢當之 教臣伏讀 聖批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竊伏念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官人官非其人

必致慶此古今通戒可不慎歟況執法之職爾
朝廷明是非如臣謭劣萬不近似伏乞　聖明
曲察危逼之懇明慎用舍之幾遞臣職名從當
趍詣哭班以畢微誠
十一月二十日引見
既爾謝　上引見　上在廬宮衣裏服哭以俟
良久　上止哭曰望待久矣對曰臣老於田廬
收召之　命首及臣身感激隕越不知所出
上曰云云進曰未知　上意視今之治亂如何
而方今人紀紊亂義理晦塞極矣以此時中興

難於干戈創攘之際　聖德明哲深山窮谷愚
夫愚婦莫不拭目望治　上宜及此時勉勵修
德毋失百姓心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
之德有終為貴　上即位以来有中批之謬傳
於中外臣受本職出於特恩乞收成　命上曰
卿之宿德聞之久矣不可以中批云也宜勿辭
輔予不逮

辭月廩疏

伏以臣懼　恩賜過濫上疏乞辭　上不許特
降温批禮君有賜固不敢辭而其有非禮之賜

非禮之受古人戒之古之明君嚬笑尚愛今有庖廩厚禮及於臣身貽譏四方後世非細故以臣之故爲盛德之過豈特一嚬一笑之失而已哉伏乞　聖明察臣微衷亟收月廩之賜以安賤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悲懼隕越之至

戒爲國不嚴疏

伏以政刑紊亂事有顚倒乖戾而不得其正令有罪者執國命威福人已久至瀆亂天經壞滅人紀　先王聰明覺悟未及正名遷棄臣民遠至　殿下以累朝仁厚之意不忍加法斥逐

之路示好惡之正而已首罪者罪名遠竄而實處中道之地 恩貸至厚而不念德意失志之徒怏怏怨望興訛造謗惑亂人心義理晦塞使邪說者接跡而起者職此之由也古之聖王爲之君臣父子以立紀綱以定天下君臣父子亂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政以德仁術之要王者之治亦莫善於寬裕而爲國不嚴實禍亂之招也伏願 殿下裁察焉臣不任戰怖隕越之至

乞解官疏 乙卯吏曹參判時

伏以臣不才叨荷　寵命前古罕比八十耄荒之年大病沉綿已數旬月矣待罪天官不但無一報效曠職之誅無所逃遁上疏乞免不止一二而每降温批不許　恩遞人臣分義安有尸官暇逸如此者也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以自處也臣優暇　恩澤醫藥備至幸免顛隮然衰老重病元氣無餘餘脹猶填煩悶未除動則喘急立則惛暈犬馬私情睠耿一念雖欲獲近　天威不違顏咫尺實無以自力仰首瞻天不知所云　仁宣太妃十三日大祭亦將不得從外庭

哭班臣罪尤大伏乞 聖明憐臣狩許 恩遞以安微分臣生亦天恩死亦天恩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乞解官疏

伏以臣以不才加以昏耄遞蒙誤 恩冒居銓衡重地今已半年恬然安之無一報效徒取譏疵不特朝廷之體不尊揆之臣身忘懸冒進之恥亦大矣況臣犬馬之齒過古人致仕之年十有一年自經大病尤衰敗無人事朝夕且死靡恥都亡尸官素餐古人所譏 殿下以臣爲

先朝老大馬或有所聞識而時賜顧問臣無他長平生致力於無益之文而老悖昏忘百不記一亦無所可取心愧面赧常恐負 殿下之恩而爲朝廷羞多矣伏乞 聖明遞臣職名以安私分

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昨者令臣參任籌司之 命下矣臣惶恐猥越不敢承當臣八十耄荒之年新經大病精神筋力惛耗消亡臨事顚錯十忘八九 經席入侍亦不能逐日隨行況籌司重任不但精力

所不堪本才踈性拙尤短於論事籌畫況在無
死之年尤無可觀以如此之人當如此之職不
可備負充位而已乞收成　命以重用人官人
之大方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辭成均祭酒疏

伏以太學者古之司徒之官我東高麗之國子
監本朝之成均館也國制掌成均者有知成均
有同成均有大司成祭酒之官後來特設之責
任尤重非缺則常補之官古之所謂官不必備
惟其人者也臣以惛耄學術淺薄更稱官號以

爲一時所儒臣實不似臣以老書生從諸臣之後入侍 經筵時賜顧問旣甚恐懼況師儒之重 盛朝經學係焉臣何敢偃然當此職也伏乞 聖明亟賜鐫改以重學教

辭石參贊疏

伏以臣耄期多病精力消亡臣自分老死田野爵祿一不及於夢寐久矣 殿下臨御初載收召棄廢拔擢不疑一歲中三遷其官位躋上卿爵益貴而責益大光寵至此如臣不才加以老倦曠職怠官無一報效 殿下所知也面赧必愧

不知所出遂欲上疏辭謝適當移 御大禮不敢不從陪從末儀忘慙冒進之譏臣實自取而爲朝廷羞不細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惜名器臣聞任官惟其人官不擇人自古聖王之大戒也臣無任惶怖隕越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老死之年寵遇益隆以左參贊又移授銓曹之長選人官人責任甚重百職之事官府之治邦國之興衰皆係於此臣耄期惛倦無一事可擧 聖明所以洞察者也卒然任此人當

此職不特人望所不許亦聽聞可駭以一人之故國體大壞所係非細況方今新化之初一政一令皆四方之所想望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策勵世道毋失四方心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周官六職天官最大天官之職冢宰最大選人官人進退人專責於冢宰爲任實非佐貳之比古人曰周官傳冢宰最難着況行此職者乎小臣以事君一心舉職爲忠不知人則蔽賢蔽賢則不舉職不舉職其罰當黜三代之治知

人爲本臣孫陋平生與人寡儔至於論人薦人無異聾瞽一朝當此職固知不舉職非一不但其身之罪也大則誤國敗事可懼也安敢以一身之寵利負 殿下之大恩哉 殿下察臣微衰乞收臣新授職命以重國體不勝幸甚臣因暑暍泄瀉之疾極重廢伏私室瀝血陳疏語不次序死罪死罪

三疏

伏以臣本山澤之民無他長讀書八十年拙憃不通世務無異聾瞽之於視聽加以老死無日

精力消亡百不知人 聖上不察臣之實狀授
之以天官之職臣受 恩感激憂畏并至不知
所以處之也自古有國治亂專係於用人所用
非人危亡隨之豈可使疎迂老敗之人持此柄
而亂權衡哉此臣所以一辭再辭而不知止者
也伏乞 聖明深思而熟察之遞罷臣職以正
治體邦國幸甚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辭右議政疏

伏以萬萬夢寐不到誤 恩隆厚三公之命遽
及臣身臣聞 命隕越不知所出臣不但才識

駑下老敗惛耄無一可取　聖明所已知者也
銓選之責雖重實該司一有司比三公則猶輕
臣常惶恐不堪日俟誅譴況此公相之重人主
之所倚毗百僚之所表準萬民之所具瞻臣安
敢自以其人偃然居此職任此責上以欺　殿
下下而欺一世徒取一身之光寵哉伏乞　聖
明亟改成　命以重朝廷之嚴以正名器之尊
國體幸甚臣無任悚猥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古之仕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命

為大夫七十致仕三代之達禮也今臣行年八十再入脩門薦士所恥臣徒以虛名厚誣一世不圖遭遇 聖明寵擢異等六遷至三公此布衣之極也臣有何才能德慧而貴寵傾朝 殿下繼志述事修紀建極思不墜 先王大業當此之時選邇拭目四方歸心而用人則如臣下才擢居上列無以激勵萬人心適足以羞當世之主忝汙名器非細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重有國立相之體臣非為身辭也一以嚴國體一以尊朝廷所以責望於 聖明者也臣

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三公者古之百揆所以統庶官一其治者也此所謂萬事之綱也大臣責專則小臣不敢間政令舉而國治矣爲國之道雖在極治之際不戒則亂方今之勢 主少國危議論横生天大旱 上心憂恤百姓爲之仄身秖懼嗟乎政法一失人心之離合國之治亂存亡判矣豈不大可懼也臣以庸才下品加以年至耄荒受任於當此之際徒享 寵錫而見 親禮將置 國

家於何地也孤恩負德罪不容貸官非其人
寧不必備伏乞 聖明特收成命以尊 國體
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辭賜馬疏

伏以大旱之餘連有久陰之徵或雨或晴四五
日因雨下適當行禱之時鬼神之感何以知之
不意有熟馬而給之 命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幸值偶然受償太濫實慢天道之應慙愧彌深
伏乞亟收成 命以安微分

乞遞劄

伏以臣受氣淺薄年至八十實人事之所未料前冬大病之後元氣耗盡餘喘如縷及今年寒節已迫疾病種種手足麻木有時痿痺眼聡耳聾視聽衰亡臣平生好書常對卷終日未嘗掩卷而怠今則困倦委頓無復平昔人事自知在世不久事 殿下日短無以報答 大恩虛受隆眷負罪既大乞罷臣本職兼職令任便休息以時入侍 經筵以備顧問臣雖昏耄猶可勉強駑鈍以補聖學之萬一此非乞退之意也優游 聖澤以畢餘命區區無死之願也

請告焚黃劄

伏以臣五月疾少愈請告焚黃 上憐臣老病以暑月不許及至秋節之後以 大祭已迫不敢復請告矣今 大祭已過季秋祭禰之月且迫矣臣父母之塚纔一日半日可至無異都下郊外之地而臣縻官曠不省掃將一年臣且受國大恩寵遇優渥今人臣之位極矣乞暇焚黃以慰父母泉壤亦人子之心也況臣年至老死朝暮入地待到明年九月復見父母丘壠亦不可期伏乞 聖慈寬恕臣煩瀆之罪許臣情願

俾伸芻蕪之私萬萬無他望也

更申歸省墟墓之請劄

伏以 殿下憐念老臣至遣承旨傳諭 聖旨辭音懇惻無異家人父子之眷戀不置臣感激泣下不知所以自處也人老無盡追死之思益切覽物寓慕寄墟墓之哀霜露之感而已季秋祭禰士大夫之禮卜日而祭者也 殿下察臣情願既許乞暇之請 恩澤亦已渥幸而得伸情事私心喜溢治任將行 聖教丁寧勉留深切臣伏地感泣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顧自悲

戀上事死之感一理無間鬼神有知泉下相待之理亦宻然矣私情切至不避重誅更申危懇伏乞 聖慈恕臣瀆擾之罪察臣豺獺之私不勝幸甚

被斥乞罷劄

伏以臣得見判中樞金壽恒劄本極力詆斥前後論事諸臣太半攻臣事也臣安敢晏然而已請列其前後所言臣旣當罪狀時烈彼乃引前古亂亡之主所用姦人逆節敢擬我 孝顯二廟頃時曾母孟母之喩一出中外之疑大起臣

請對欲辨說破惑則以爲欲與國舅召致廷詰
詰斥 慈聖之過訐濾者以愚妄言爲能事敢
以閭巷之說上瀆 天聽語犯 慈聖濾固有
罪然濾以愚妄言得罪恐累 聖德之治有歉
臣者因疏决言濾不可問則彼曰合辭請釋爲
濾不爲 慈聖損捶等赦還出於 殿下哀憐
親戚追 先王之遺意承 慈聖之明教甚盛
德事也以爲恩勝滅法其亦甚矣昔堯時有四
凶以四凶之故不用堯德貶損今以時烈之故
貶損我 孝顯二廟於中所取言者也亂政誤

國聖人所必誅王法所不貸至數滅彝倫鯀殛
死而無赦者也時烈貸以不死寬大之德至矣
不圖如今怨懟之徒至此也方時烈所事首發
時烈誤禮者臣也今時烈議罪請出首論臺臣
者臣也當中外疑惑請對說破者臣也 上欲
鉤問凞數臣者以爲不可問臣亦其一人也
上命赦還楨柟發周官議親者臣也周官有
五聽三刺大辟小辟議親議貴刑罰輕重之權
故曰甚非得罪於 宗廟社稷不輕致于理也
臣從大臣之後不敢不啓彼以此五者試斥臣

無餘力臣負此謗居此位不可乞罷臣職以謝
人言取　進止

陳時弊疏

伏以臣年至耄期身遘大病氣息奄奄如一不終
夕者彌旬月矣荷　聖人天地之仁醫藥百物
曲全　鴻恩幸延垂絶之命下受　恩感激仰
首垂涕私自語幸而一息尚存蓰迫咫尺　天
威欲一言報　殿下喘息如縷筋力全死無以
自力撫躬自憐徒切望天之誠而已　聖德睿
哲臨下克明四方無不恰悅感仰德化之成愚

臣所願者嚴等咸以尊君德修政法以正黜陟
崇敬讓容納忠言下邪正斥遠憸人躬節儉毋
忘百姓艱難廣德惠以迎天休百祥固國保民
之道不外於此矣今日之國勢 殿下視之爲
治耶亂耶禎祥妖孽治亂之表古人曰不見其
形願察其影日月薄蝕白虹貫日星辰告凶旱
乾水溢此皆人爲感之也今者賴 殿下神靈
國是已定人紀已正然朝廷不爾公正不欺
殿下當國勢極亂之際惟當日嚴祗畏修明政
法以我 太祖太宗創業垂統爲心以治平恬

嬉爲戒自古有國莫不以長慮遠圖而興莫不
以因循姑息而亡方勢移而不覺患生而莫之
禁可不戒哉事不慮始而謀終卒至於無可奈
何亦何益哉朝廷者出治之所四方者治化之
流朝廷正而四方安人心固內外如一泰平之
治也爲官擇人體統不亂朝廷之精神氣脉達
於四方嗟乎世道大壞誣上行私政亂民散久
矣書曰在安民在知人保民莫切於官人必選
用廉謹吏務察民隱遣御史廉問諸道嚴考課
法最贓汚者嚴擧主法慎毋輕赦而臨之政可

齊而治可一也不能者斥去能者守官治道畢
張人才不求於異代者此也數十年來水旱之
災無歲無之至庚戌辛亥蓋極矣百姓流亡四
方死者以億萬計官糴不收徵及隣族隣族不
堪太半虛簿又軍政積弊物故卒有徵布襁負
兒無無後此弊蓋其來已久以此進言者亦非
一二而卒爲有司諸臣所沮臣竊惜之四方赤
子怨苦積久虛簿之糴何補於經費而不蠲免
也物故之卒何待於勝敗而不脫役也襁負之
兒何益於强戰而不待壯也蠲免百十民悅服

萬千國家之利也收人心感天和莫善於此也
惟 殿下栽擇焉臣犬馬之齒已窮矣受國
大恩已三世知遇 聖哲寵擢異等才淺學譾
無一報效曠官廢職天道降罰災疹在身朝夕
且死伏乞 聖明許遞臣職歸死溝壑敢控危
悃以暴首丘之私

請先荒政疏

伏以 殿下誠意無間感格天心一日一夜沛
然降雨霑濡枯旱農事大遂民心恱豫湯之桑
林之禱不過如此臣固為 殿下賀也臣請進

一言天道無私感天易而民生多欲感人則難

殿下加勉聖德不以一時雨為悅以和民心奉

天時為懋旱乾水溢不足憂也方今邦國之治

可謂極亂矣善政不舉而以法維持者亦十不

一二亂國之治莫甚於輕赦良善不勸而敗俗

日長有罪者輕赦而人心益輕犯法此徒益亂

而無益於善俗 廟堂方議疏決之政人君一出

令四方信之所令雖不盡善民不可欺也慎毋

輕赦有罪以壞 先王之大法諺曰寬獄之上

雀不棲巢疏釋寬枉固為悅人心之大者而輕

敎有罪以悅因徒特婦人之仁非爲國之大體
也方今之政莫急於荒政目見飢民無食死者
相繼考之節序麥秋在旬月之後前月無食則
流離餓莩不可計數而兩西畿甸之地最爲急
出令以救餓死之民命人心益悅而四方天順
和民心奉天時不外此而實今日之先務也

因旱災進言疏

伏以災異之生天之示警其道深遠方今亢旱
之災可謂極矣山澤焦涸百穀不成 上心憂
惟山川海嶽神靈百恠禱祀畢張而雲霓之望

絶矣人事之失上拂天心邪抑氣數之變生物
不遂耶 上哀憐寃枉臨决囚徒死罪皆釋
恩亦博矣上天蒼蒼漠然無應何也下民困苦
四方愁怨此奉法不職民散怨生羣臣之罪也
恤無告黜有罪有國之常典 殿下君臨萬民
亦宜反身自省以爲人君四方之表上失天心
下拂百姓天之降災咎在一人明明不覺獲戾
于天者何事一物失理上干天道積寃生災災
極則禍難隨之古之聖帝明王消災於未萌弭
禍於未形未然而言可信已然而言無及矣

殿下深思積慮 責乎無事之先警戒加勉天道可冀也一物之遂一事之理四方大悅天道大順也夙夜敬忌不怠不忘思不墜 先王之遺以承億萬無疆之休此在 殿下惟 殿下深省焉臣伏見司諫趙昌期疏 批其元疏雖不得見詆斥臣蓋至此臣之不稱人望臣之所自知而亦不自掩者也臣何敢晏然伏乞 聖明罷斥臣職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因災異待罪劄

伏以類 殿下神聖新化溥博四方悅豫遠近

想望而不圖災異示警元旱之災至此之極
上心爲之憂恤百姓殆無所不用其極而禱祀
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亦無所不遠而鬼神
不應方二 上仄席憂勤不遑暇食臣安敢晏然
而已臣以不才居三公位不能正百官均四方
之政百姓怨咨刑罰不中邪說肆行至妖孽上
干天道刑書臣下有不職者其罰墨以災異責
免三公則臣當專任其咎伏乞治臣罪以正百
官之治以答天譴取一 進止

書進皐陶謨劄

伏以臣讀虞夏之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堯舜禹之際嘉言善政而臯陶謨最備慎厥身修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行有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故有巧言令色孔壬之戒天叙有典以下安民之事也故言顯善威惡達下上下之訓九德二善成德之著也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言典禮自天子出也

聖人大經大法備矣
臣必以古文書進者其言虞夏之言其書虞夏
之書而其文虞夏之文虞夏之際可想也 殿
下遵而行之亦虞夏之治也伏乞 聖明深思
而加勉焉

上釋治國五事劄

伏以臣伏遇 殿下明聖起臣於廢棄老死之
年置位三公賜舟水圖說以教戒之臣感激
殊遇以爲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而復 賜
三公六卿京兆三司大戒六十七言令各盡其

職臣穆與諸臣者欽誦 明教私相勉飭曰有
君如此而臣下有以非道報 上者無所逃於
天道之誅因推衍釋治國五事拜手稽首以上

釋治國五事

上即位之元年十一月冬至朔壬辰 上作舟
水圖說以教戒臣隣首言治道五事一曰好問
學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過五曰
貴賢而賤貨因反覆推言治國之道君之於臣
猶舟水之利涉又大書揭之壁上念念不忘八
大字以 賜之臣穆拜手稽首颺言曰旨哉

王言禹謨九叙九歌何以加也
口好問学明德之事也大学之序明德為先明
德修身之本措之於身敬以持之禮以正之施
之於九族推之於家國天下一也中庸言明性
誠身自明誠人道也自誠明天道也怠惰放肆
為學之大戒况人君之學一念之差一事之失
治亂係焉故夏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日用賢良所以共天職也禹謨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不可以非才瘝庶官聖人戒之任
官不惟其人惟以私昵惡德致亂民散民散則

國亡亡國之禍初起於一念之私終於逆忠直
遠耆德此十愆之大者可監於前古之危亡大
可懼也
曰納忠諫所以來天下之善也夏書曰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規規君也堯德聽於康衢而
堯被四表禹拜昌言阿衡作伊訓武王命百官
官箴王闕後王逸豫忠諫不用亂亡相尋啟舜
堲讒說殄行皋陶畏巧言令色孔壬
曰好聞過聞過則改過寡而德日修德日修則
治日隆過出於無心改則從善從善則德全文

過而譯非失德遠矣故說戒武丁曰無恥過作
非切近之戒也桀有龍逄龍逄諫紂有比干比
干剖心此皆惡聞過而蒙惡名於百代者也
曰貴賢而賤貨傳曰財聚則民散以三代言之
湯不殖貨利伊尹戒太甲曰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尼王紂實鹿臺之
財而發之此其明驗大戒也君猶舟也民猶水
也民亂則國亡水蕩則舟覆微子曰若涉大川
其無津涯武丁命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君之與臣相與之際有若此者夏書曰帝庸作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哉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臣敢復推衍一二
御製以陳戒于一 上亦臯陶賡哉歌之遺也一

請推恕言者劄

伏以臣不意今者李壽慶遞正言大臣皆謝病
壽慶之言其意專責以古大臣之道臣亦安敢
安此職也戀於將事不得仰陳此意若不干涉
者然亦臣之罪也壽慶其心感激一一殊過思欲
竭忠盡言不自覺詆觸大臣其言雖過其心斷

斷無他　殿下慰諭大臣以安其位推恕言者以納其忠大臣有容受之仁言者盡敢諫之忠可見治朝之美事也願忠者皆悅而亦樂用於朝矣古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誹謗何善而所取者盡言盡言然後得失不遺聖人有以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心來天下之諫者此也伏願　殿下留神焉

進戒劄

伏以聖學孜孜日勤萬機之暇讀書益力一至中夜不懈此固君德之美節然　上春秋未長方

及志學之年雖　聖質夙成實氣血未充讀固不可廢請勿以過節爲度人之氣禀清弱剛健不同無貴賤皆然聰明清淑之姿耽讀嗜學或不顧過節生疾病者自古通患臣竊憂之况疾病之來聖人慎之古者聖人作法設官置三公之職其一太保保保保其身體保養　聖躬專在爲宗社億萬長慮遠計其意深矣臣請進聖人德化之本人生而靜靜爲萬化之本說讀古今事物盡變非靜不得居處應物酬酢萬幾非靜不盡亦學讀有法徒讀不足以達理沉潛自得

以至道成德立其本在靜治隆化洽豐亨穰穰
其本在靜順養德性壽考無疆於千萬年亦其
本在靜惟 聖明深思焉

陳師旅之戒劄

伏以臣聞疾旅舍絶不與人相接最後聞承旨
臣尹鑴上疏陳大義首言自强之策一邊清議
大激言雖得中激則不可臣竊憂之此天下之
大事也天下之大義也天下之大言也然所大
憂者王者之師出於萬全我之生聚教訓英才
後傑足以勝敵服强然後可以有為試觀今日

之事我之兵力削弱人心離散國勢憂危矣
百出當今之務內外戮力收人心選將帥守要
害修器械備我之不虞猶恐其不及不見丙子
之亂乎當時乘反正中興之烈與奴絶和親遣
將益兵以防胡一朝奴長驅不幸王師陷敗
宗社之辱生民之禍國不滅幸也今彼之强弱
之勢比之丙子則懸矣然其兵力猶可制我之
飢饉散亂之餘不此之戒而反速國家之大患
前年海西虗驚四方大驚數千里謂之國空虗
無人可也臣竊憂之東方風氣微弱與中國聲

音嗜欲不同爲方外之別國國小兵少其俗偏薄善守不善攻自古而然況奴與我地利長技各有不同者乎昔周時燕伯稱爲王東略地朝鮮侯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之王莽時欲發句麗兵以伐胡句麗不從此皆前古明証可鑑也惟 殿下察焉

仍敎請釋泗劉 丙辰

伏以臣感激 殊遇將力疾趍 命闕 慈聖違豫雨中冒夜疾馳纔詣 闕下以大聖人格天之誠幸收勿藥之慶大小臣民懽抃之祝益

前古之所未有臣不知所以為言也臣犬馬之
疾極重下泄不收已七八晝夜元氣緊既無餘
昨日頒赦之列亦在 闕下不得入參臣死罪
死罪臣竊伏念天地廣蕩之澤既無所不及而
詗以臣之故遠配絕域未蒙 恩典臣病伏中
蓋用措躬無所負越欲死以言得罪亦非盜詛
之義事也臣待賤疾少間欲請對冒陳所懷而
病益沉重差間無期冒萬死仰瀆 天威不勝
惶恐負越之至

以病乞遞劄

伏以臣耄期之年傷司及暑濕下泄下血積旬月沉綿氣力委頓惛耗不省人事日已百出他症蓋不足言也況臣犬馬之齒已窮矣夫豈更論餘日長短哉有生則有死生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常道也今臣軀殼雖存精力凋已一日不如一日如寒燈微火必盡自識臣所願者謝事深居絶事物之感如保嬰兒或延時日之命亦萬萬理外之望也禮八十月告存此聖人不遺耆老厚其禮而欲其生也伏乞　聖明體臣遆臣職任得任便將攝以終餘日無非聖人

天地之仁也取 進止

乞謝事歸化劄

伏以臣今年八十有二棄老之疾非服藥可治者乞謝事返寂以待歸化非此不知命者也禮八十與瞽者拜君命首一坐再至不以備禮責之也老甚不能勝其職任者許致事老而以位居者譬之夜行不休罪人也故耆老忌歸君子戒之甚可懼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死生固大矣生而順死而寧死生之大節君子勉

之孔子返魯修春秋既絕筆於獲麟將死曳其
杖而歌之曾參死曰得正而斃焉邵雍閑居死
其神益明曰吾欲觀化死生亦常事東方有鄭
礦者先知死期守默三年而死此皆知死生之
變樂而歸化者也臣將死亦請學古人之歸化
伏乞聖明憐臣許臣議事歸化之願不勝幸
甚取進止

老病乞罷劄

伏以臣年老病泄間劇無常今為日積久元氣
耗死已逾旬月喘息奄奄年積者盡病積者一死

藥力所不效知命者安而歸化足矣歸化之境莫如無事臣一日釋負一日無事宰相之職一歲有一歲之責一日有一日之責臣雖甚耄荒心常惴慄不敢以暇逸自安禮七十許致事周官不舉其職者其罰墨臣年過致仕之年過十年其罰不惟不舉其職昏耄尸曠自速譏謗亦爲士所恥問其官則宰相問其責則不知問其殊遇則前古無比專享富貴光寵無一報答天下古今安有如此宰相哉負　殿下旣大臣罪萬死伏乞　聖明許罷臣職以重國體以安微

分臣死亦安矣莫非皇天覆燾之恩區區將死者之望也取 進止

乞遞劄

伏以臣八十老敗之狀 聖明所知也自前年大病後元氣無餘今夏傷暑濕下血下泄五十餘日柴敗已極昏耗加甚步趨不如前視聽不如前思慮不如前人事全已虛帶職名顛仆耗席雖 聖明不以奔走之勞責臣身有大臣之名國之大事小事漫不知何事政事堂爲養病之坊古人譏之況臣偃息私室竊高位食厚祿

徒取一身光寵爲朝廷羞雖被大罪臣決不可冒居重任以負 殿下幸許遞職私便仍留都下病若少間可以入侍 經席可以叅備顧問不必冒虛名處匪據然後事 殿下也伏乞聖明特賜恩遞以便公私萬萬幸甚

待罪劄

伏以臣病伏中又遭近侍 宣諭聖旨惶恐隕越不知所出議政是何等職任而知臣無狀如以老耄冒居本職既已經歲之久而病入沉痼朝暮顚[illegible]竪 聖德寬大雖不責之以奔走服

勞臣心悚畏寤寐不敢自安辭免不已 聖教
又勉諭以古人之義尤有所不敢當者也臣自
量精力老病既萬分難強而亦非不知大 恭
當前而恐一日冒居一日負 殿下聖教至此
臣死罪死罪又伏見郎報領議政臣許積左議
政臣權大運以配享諸臣議 啓事各上劄自
陳臣亦預知此事故判書臣金佐明勁直敢言
盡心國事國人所知賓廳會議時兩相臣以書
問臣臣以爲僉議既同事已歸一何可更容他
議以此答之今二臣者因柳命堅爭論達上劄

云云臣亦不可晏然冒陳一二不勝恐懼猥越
待罪之至

請執德益剛劄

伏以臣向者病伏中得見前大司諫鄭載嵩論
金壽恒典禮既正國是已定敢生異議肆然無
嚴此實 聖上討罪不嚴執法不固偏黨之弊
無懲而然也臣即欲卞破而臺諫論 啓故止
之耳今已再 啓三啓而 上不聽臣竊惑焉
國制之期與體而不正之期不同今以爲期則
一也反爲護黨立幟之計不正無忌憚甚矣此

而不加之罪詖邪之説無時而可熄也　恭懿
殿服制一款雖有傳訛差誤之失後來從經傳
既有定之論明白非所疑也然實非關係於論罪
輕重此不是言也伏乞　聖明執德益剛使國
是無撓於邪説幸甚幸甚

因論配享事乞遞劄

伏以前日配享臣議　啓時僉議以故領中樞
鄭太和為首臣亦無他意以從僉議及見李泳
權震翰所論勁直真諫者之言臣始覺臨事昏
謬多忘心内慙上劄請罪　孝廟之喪時烈不

用邦君之禮用體而不正之期太和以首相不
能禁假大明律九族圖長子衆子期年之說以
彌縫之彼喜其期年不甚異已也定行期年之
制一時譏太和以保全優於相業輿論愈久而
不快者此也一人爭論是非紛擾一至於此此
無他利害亂之也必無一毫私意而處之然後
人心服而物論定也 上心以太和 先朝耆
舊大臣今且僉議旣已歸一重於更改則臣請
有一焉當時去中興不遠勳舊大臣逮事 先
王負令名於一時者不謂無人考之實錄問于

諸臣亦許配享則不一人下可多一人不為不
可於秦 先王之道且盡矣答與論亦有辭矣
惟 殿下深思焉臣衰老重病有加無減日漸
沉劇伏乞憐臣邇臣本職兼職得任便將攝望
一分礩吏之命亦可哀也

被斥自列劄

伏以頃者賓廳獻議張善澂呂聖齊極言被罪
諸臣之無罪以為召災之本今又趙嘉錫托應
旨進言臣未見其原疏而傳者以為辭說累萬
而又以鄭太和黜配享事專攻臣不遺餘力云

近來朝廷風色不佳一言相忤罵詈詬辱盖不足言而至於臣以老妄心無所主專聽浮譸之言目之則此獨忠厚之言可謂善言老人者也太和以首相牀於一時利害曲爲保全之計其心走卒皆知之不然趙綽言尹善道事當得罪太和何以爲有益於身而無益於國也太和以三朝耆舊遭遇亦不可謂不　配享之議臣與領議政臣許積私相酬酢臣之意盖其遭遇之際固無不可而事事或有不然者及議啓之日臣以疾不參僉議旣一之後來問臣臣心固有不

然者數三往復領相之意不以為可臣于與矜
爭以老惛辭謝然李沃權震翰所爭真諫者之
言遂斷然持之太和果有遭遇之隆而考其行
與事則有不可掩者不有　先王一朝覺悟則
使　先王終不免百代之議物議不快者此也
凡論議之正取是而捨非從善而去惡又不可
以前後異見為咎也取人在其人賢能功業不
以寵遇為高臣惛耄之見如此又冒擾匪據議
兼旁午人言之來固所自取王制七十許致仕
以　盛世之殊遇先王制禮何可違也今謝官

歸田里以終餘日大聖人終始大恩臣無任戰
慄隕越之至

訒言別集卷之三終

記言別集卷之四

疏劄

辭耆老所堂上劄

伏以臣昏耄告老仍辭免耆老所堂上 聖批不許至遣史官傳諭臣惶恐隕越不知所爲也本所古事非文官不參非文官入參者或有之而以一時人言止之臣不可冒居以踵前轍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不墜耆老古事不勝幸甚

請辨國誣劄

伏以皇明記略我 先王中興功德卓冠百王

者不但失實訛誤至有人臣所不忍見者凡在
廷之臣孰不痛心疾惡必欲以死表白於天下
後世也辨誣之事不可一日遲也聞領議政臣
許積以為大臣不往事體不重請自往首相往
軍國重事不可往也昔者光海昏亂無道國人
內叛癸丑戊午之變蓋極矣 先王以仁代虐
天人合應無懟德於百代今六十甲子已周舊
臣多老死臣雖不在職見當時事者莫如臣而
臣老病不能請行負國家大矣 殿下宜罷臣
選擢賢能以代臣任之以專對之責以遣之乃

國體大善臣亦死而瞑目矣臣病卧冒陳危悃

死罪死罪

辨先誣疏　丁巳

伏以臣老昏之間趙嘉錫陳疏辱　朝廷數臣罪臣恥與嘉錫卞上劄自責矣及嘉錫原疏下始得詳覽嘉錫譬臣等於衮貞又贅入臣曾祖行判書臣磁以厚辱臣先臣不勝竦然之至臣曾祖臣磁在　明廟初李芑受密旨與鄭順朋林百齡議及於臣之先祖臣之祖嘆曰事連良善每按獄與芑常相反及定之功行賞　上重其

事令元功子弟有功者皆受封臣之祖辭以無
功疏上上　上乃許芑慍言曰上待功臣欲與
共休戚今不受者何也後臣之祖為吏曹判書
閔齊仁嘗力伸乙巳寃枉事自為黨逆讁居公
州其弟齊英得唐津臣之祖心知齊仁罔故也
芑已深怒於臣之祖以為與罪人陰相厚時陳
復昌李無疆為兩司芑令毀論臣祖以記以憂
國陰護逆賊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為邪論且
引唐津事文其罪窠窟洪原憂懣死玉堂極言
無罪　上感悟即復其官爵　宣廟時追罪乙

巳按獄諸臣其時宰臣白仁傑許曄尹根壽等
皆以臣祖爲可宥而不可罪也文定之朝諸臣中
臣之祖獨免於追罪在國朝儒臣李滉文集權
撥行狀及海東野言東閣雜記閑話諸說東閣
雜記曰權贊成撥初以任灌仁淑之黨謂受罪
暗昧 上心頗不快尹思翼曰當大行大漸岂
謂撥曰急迎大君撥不答及有命 臣啓曰有
大臣在臣不敢擅此事罷出許磁體禮思翼曰
當危疑之日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無他意也
欲陷之者何也思翼面赤無以應此出於忠正

臣李滉所撰權橃行狀亦載海東野言又任輔
臣丙丁錄曰東崖南仲俊邁有風度爲儕輩所
重嘗爲吏曹判書不受關節區別賢否小人多
怨之竟被搆陷謫死洪原平生好義每受祿俸
量其用度別藏其餘親戚鄉黨有喪者救之有
急者賙之身死之日人皆憐之東崖臣祖別號
南仲字也故相臣李元翼古事閒話曰元翼相
滉以九十 宣廟每召見問古事滉對曰 明
廟初許磁爲吏曹判書臣爲叅判磁嘗上疏言
陳復昌之姦復昌恃恩益恣適其伯闕試隶之

欲觀磯之待己也磯曰初具壽册誤薦此人乃
並擬之復旨實不意有此擬也大恚恨之磯曰
旣求而反恨之眞小人情態也其剛正直氣有
如此云臣之父死李元翼作哀悼文其略云不
忝賢祖考浩然返丘壠如是而足矣此皆臣先
祖言行事業爲後賢贊美者如此安敢誣也嘉
錫雖搆誣歟　殿下旣載之諸說斑斑可見耳
臣無狀逢彼盛怒辱及先臣然此不過臣之私
也以臣之故緣及　清朝詬辱至此臣之罪也
臣安敢晏然居此位也　殿下亦久留臣無益

也乞罷臣職以尊朝廷之體幸甚幸甚臣無任
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嘉錫鏽紙胡亂之說無非
傾軋朝著逐斥大臣救護罪魁欲售反噬之計
其人情態不忍正視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
以副朝野之望

副提學李沃承旨權瑎從理權璣持平李鳳
徵侍上沃從容問上曰右相不出何也
上曰進嘉錫侵斥故也沃曰亦不然也右相
之先吐爲行判書臣許磁當乙巳之禍芮元
徵以爲必倚於名人其計可售也密吉下講
反於磁磁以爲事連良善每議獄常拍反手
難功不尖又仲救善類擺撥得免於際禍皆
稱之力也卒以說誤黨而死入心多黨之者

東閣雜記又其他野史諸說多載此事先正臣李滉文集撤撰行狀亦詳載當時事右相疏劄累上批答皆不及此事右相不敢出也啓進曰時烈誤禮釐正首事者右相與尹鑴也故彼輩之如仇必欲逐之詬辱其身戒無他意也上曰予全不知此事也將命王堂李滉文集中撤撰行狀時撰以入

傳曰今觀呈單不覺愕然不知所以為辭累度呈告之批已悉勤懇之誠予意謂卿必廓然改圖今乃繹召之董遽及於仰戒之辰此必誠敬之未孚而然也心焉忸怩復何言哉噫卿因嘉錫之疏如是引嫌予以為大不然也先正臣文集中乙巳之禍卿之先卿扶護士論之迹昭然

載錄予亦覽之詳矣嘉錫搆虛揑無胡至此哉
予實痛惡卿無一毫介念之事安心勿辭亟銜
來章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辨誣後乞遞劄

伏以殿下曲察垂死老臣痛心微私爲之明白
昭雪 下諭勤切臣奉讀再三感激涕下不知
所爲也臣被人慍憤積謗之日久矣至於辱及
先臣臣之罪也賴 殿下明聖特賜伸枉 恩
及九原隕首結草無以報答萬一臣一息未絶
安敢忘 殿下之義也臣不才加以老悖人事

至亡死病乘之朝暮顛隮殞身靡誤 恩光寵
無比尸位曠官慚愧百僚憂畏蹴踖置身無所
殿下憐臣許臣休謝令任便將攝以終餘日生
死於 恩澤之中萬萬無他望也臣無任戰慄
隕越之至

又乞退劄

伏以臣既荷皇天仁覆之大 恩已死者魂䰟
枉已伸矣寃已釋矣臣感激涕泣豈更有一毫
蹤跡之難而強爲引入爲事哉臣老病不足言
也氣血衰弱疾病易生如老木根株已枯隕落

先霜精力已死微端如線廢食沉綿人命奄奄
老臣年壽已窮氣力衰已方此國事艱虞之日
冒忝匪據無一報效疾病又劇心火常煎幸賴
大聖人曲全恩私優假日月如保嬰兒釋負就
閑將攝有方則以安心安則身安身安則氣安
得延須臾之命可謂事　殿下有終而生亦
天恩死亦　天恩畢陳大願於　天地父母萬
萬無他望也禮七十致事八十君不召伏乞
聖明憐臣遞臣本職兼職　許之以無事然後
老死者得所而古聖人優養老人之禮盡矣雖

聖明垂察焉

引年乞遞劄

伏以臣前後言老病乞遞職任實非術例辭免自便之計 殿下不許辭去 敎諭繾眷辭旨嚴重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禮七十許致仕有事則 賜之几杖而留之臣今年八十有三賜几杖又三年精力消亡衰病沉綿 殿下所知也如此而不辭爵祿實慚愧百僚老而不去古人以夜行不休譏之是以爲戒 國朝古事以臣耳目所及者言之 宣廟時元混宋贊皆

八十其優待之禮處之無事撥地令任便遊息時賜顧問鄭宗榮洪可臣皆七十致仕李元翼八十三告老郊居有大事則來或就問之此皆盛朝以廉恥待數臣者數臣者亦以廉恥自處至今鄉里父老傳說爲美談臣以禮義古事事殿下殿下亦以禮義古事待臣君臣之禮兩盡而爲 國家之美事也

乞收扶擦之命劄

伏以臣老病沉綿氣力全不收拾精神已謝前亡後失言語無序視聽衰亡百事壞墜月日之

間無復前日人事決無入侍之望伏聞有出入
扶掖之 命益用惶恐頃越不知所為以此情
事事勢不可冒居爵位如得解職調治庶回一
分生道更得隨參入 侍之列亦不待扶掖而
可以出入也伏乞還收扶掖之 命遞臣職任
以恤垂死之命國事幸甚私事幸甚

進言劄

伏以臣伏覩 殿下至誠悶旱親禱無應天之
降灾非 殿下馨香之德有所未孚也牲幣禮
節有所未盡也天之譴怒在萬民之愁怨萬民

之愁怨在軍門太歲兵政繁苛徵斂興作無節
民不聊生積怨之究也不汲汲於保民之實患
而禱祀特末也前者變更群獘之命實 聖
上保惠子民之至意而廟堂書啓臣未知果盡
祛病民之政也耶邦國之治在先正朝廷正朝
廷在任官惟其人前者掌銓選以行私之請託
職者銓官旋擬風憲之長甚無謂斯人者鍾褊
塞好自用無忌憚公論可畏其所自處不當如
是肆然也羞朝廷壞體統甚矣臣老且死見國
事日非冒進責礪之道臣無任死罪死罪

論事乞歸劄

伏以臣得見行護軍睦來善上疏甚矣人之不自反也其所謂舉爾所知者所舉者何人所知者何才也數月之內以姻婭私昵得官者以十數計而自以為舉其所知則此髙叟之為詩也人之言至今未已諫官金邦杰權震翰以一言忤已塞其顯路專以恩怨行其意欲朝廷所知也疏末所謂方張之論未知指何事而言也大禮釐正之後告廟頒教之論臣亦偶有所聞而臣誤認以為非討逆不可後考之野史金安老

敗死亦告廟須教古事有之況今此之論　先
王遺意　殿下善繼其志令大義已正祗告
太廟可也罪人寬典一時特恩亦無所不可也
有來問者以此答之彼必得聞此語强爲疑亂
説何心也臣雖老脊常預黃閣末議臣見如此
果可誣耶觀其疏語用意深刻使此人用事朝
廷必受其獘臣老矣乞骸骨歸死田里萬萬無
憾也

論科舉不嚴劄

伏以科舉不嚴冒法弄奸之習數十年來縱恣

尤甚每科無慮言之樗一手體痛惡 聖明洞察
其弊每設科申明警飭非不嚴重而濫率隨從
者見捉於春塲從外改作者又敗露於今尤極
寒心竊聞 廟堂欲考覈試卷刀擦改書者與
奸狀見露者將一例科罪云然則借作代作者
厥罪惟均亦不可不問必嚴覈推詰以絕其奸
以正清明之治也取 進止

論試官劉

伏以朝報中臣伏悉 殿下下教嚴重試官出
題之意實爲可駭彼陰附時烈亂統之說當試

士之日以無義無據之意引左傳隱然試諸生諸生等覺之據大義不作則不得已改題而諸生等或不作者有之云左傳引喻之事專以捨長立弟為非歸咎 先王用意無狀顯然貶非顯廟釐正之意抑何心也 孝廟以 仁廟之次嫡建立為嫡嗣又既踐祚即位則昭顯雖有子 先王所廢不可以有子論 孝廟先王所建立則亦不可以非嫡論也況天子諸侯有奪宗之貴於禮不言乎以國之大統不歸於 孝廟臣實未曉其心也此大義之罪人也掌言責

者無一人敢言者其所謂羨疾喻於何惡石喻於何大禮既正之後罪罪人不嚴及今朝廷之羞辱至此此實國家自召之也良為慨然臣冒居大臣之列不得不言無任戰𢥠之至取進

上

論科舉劄

伏以考覈試卷驗其刀擦此今日之事最不可已者而何故旋即罷之也以為文深小奇而罷之則此大不然書曰刑故無小周官折獄以五聽附于刑皋陶不為苛周公不為深今欲捨所

犯而不問則方閱實其罪何所據而考覈也借作弄奸族大者專占其行私用情無忌憚而至此不文者占科可數而今周道之敗周道之不幸而已良可笑也考覈試卷之議行而弄奸者無所逃而知懼今反所犯自揜知懼者攘臂此厚於奸而薄於法厚於私而薄於公公薄則國薄墻薄則壞纖薄則裂國薄則亡臣竊憂之科舉不嚴選用專私朝廷汚濁亡國之術也此而不嚴則終無以禁奸糾邪國不為國為天下後世笑無窮矣作法旋罷一則兒戲一則亡法兒

戯受侮亡法沼徭況行法掩奸弄奸之妙筭臣竊惜之科舉如此故朝廷如此朝廷如此故國事如此國事如此故人心如此人心如此故世變如此今日之世變皆亡國之變也惟 聖明垂察焉

論戶布劄

伏以臣初聞入 侍諸臣之議皆以戶布爲便 睿僉議歸一臣知此事難行不欲多言以待斷昨日與領相相見言及此事領相之意請問大臣未入參者爲言則意有所在臣安敢不盡

言於詢問之下乎雜弱兒充伍物故者在籍不
免收布事甚無據此皆首先變通者也為百姓
號冤作戶布之法兒弱物故隣族出布有數戶
出布則無窮此法一行四方號怨倍蓰於物故
兒弱隣族之數為國家增怨於四方不亦難矣
乎自辛亥大無百姓流離餓莩以億萬言至今
五六年生聚未成閭落蕭條有若大亂之後又
飢饉連仍民不聊生作新法収無名之布百姓
夫誰曰 聖上哀閔百姓至此百姓何憚於出
布以違朝廷之美政乎云初則悅之者不十一

二而終則怨之者百千欲保民難矣此法之作爲國家議至而術謀雖裕富國百姓困苦誰與爲富百姓流散誰與爲國臣前後上劄言此事多矣而老耄之言不適時宜臣何敢更有云云

以禮進戒劄

伏以臣老悖昏耄受國　厚恩無一補益治道臣負　殿下大矣臣勉起病力連日入侍　天威不違顔咫尺耳聾語訛眷眷微衷無以曉達宸聰蹴踖退私恐懼隕越若無所容忘慙復進瞽說死罪死罪君位至尊君禮至嚴君不嚴則

國不重故君道不嚴衰國之治也方今朝綱大壞上下紊亂大小陵夷至於人不畏法無法無義師臣兵權太盛士卒驕悍良民不堪四方愁怨上干天道星妖物怪雨雹旱乾天之告警可謂極矣此非細憂春秋言治道褒善糾惡明王道之大法莫如尊君嚴禮君不自尊由禮而尊大義出於禮名器出於禮等威出於禮誅罰出於禮勸賞出於禮道德仁義君臣父子非禮不立政弊法亡民散國亂非禮不定故家國天下禮治則嚴嚴則正禮亂則慢慢則散此亂亡之

戒也毋以戲狎遺禮毋以私昵毀禮毋以怠傲棄禮毋以細故廢禮此皆亂亡之媒災殃之主不可忽也積怨召災積災召殃可不懼哉遇災祗畏寬民保民諸臣獻議已盡之矣臣愚以爲殿下所自勉者亦宜執德惟健祗敬日嚴率礪臣工以警怠倦有官守者各得其職有言責者各得其言顯善感惡良善有所勸小人有所懼興廉勉恥朝廷自正人心自勸四方大順矣臣耄荒之言固知不足有補於　大聖人治化之萬一而臣閱世久矣見聞多矣或可採於芻蕘

之宗臣不敢多讓惟 殿下少垂察焉

賀 上候平復仍進言箚 戊午

伏以 聖體違豫日久大小遑遑天佑 聖躬今幸漸至復常實 宗社臣民億萬無疆之慶也臣之疾非醫藥可效調攝可瘥年壽盡矣氣力盡矣人事盡矣此臣賦命迫矣所願者謝官休事安於歸化而已無他願也為 殿下請以一言為獻養德性正思慮節嗜欲慎起居四者修身制行帥天下以善之大源也德性不養則怠棄明命思慮不正則敗壞善道嗜欲不節則

流蕩伐性 起居不愼則惰慢滅德可不戒哉人生而靜靜爲衆善之本所養者靜德性全而思慮正嗜欲平而起居嚴故君子修德必以靜爲本然後德立道成而亦養壽命之要道也垂死一言猶鳥將死而哀鳴惟 殿下深思而察之取 進止

陳賀後進戒劄

伏以皇天陰佑 聖躬愆候瘥安萬幾更新自朝廷大小臣僚以至閭巷百姓莫不忻忻然舉手相慶況告于 太廟布告于中外天道大豫

生祥降瑞　聖壽萬壽康年穰穰黎民富樂爲
億萬無疆之休也犬馬老臣雖朝暮顛濟墜亦
瞻向魏闕懽忻慶忭何可勝道哉此皆在　殿
下臣聞喜極則慶慶極則戒臣民以喜極爲慶
殿下以慶極爲戒戒逸欲畏天警遠佞人愼感
屬敦忠信顯善感惡加勉　聖德三代聖君兢
兢慄慄警戒無虞者此也臣乃居三公位疾甚
不得從陛賀大禮臣實死罪死罪取　進止

乞罷劄

伏以頃者陳賀大禮臣疾甚自　闕下退歸之

後手足痿痺加甚步履益艱老衰以後病益沉綿一症加則 息愈微日就昏耗人事益亡三公何等重任中外無事之時尚不敢尸位怠慢此時何時此人何人而不特國家多事歲饑民窮憂責孔棘而一無報效厚食安養稱疾自便自任以卧閤論道而忌靡棄耻亦不之恤臣罪萬死雖 恩澤隆洽憂畏益甚不知所出縷喘奄奄死不瞑目伏乞 聖 明許臣乞罷以重國事

請告受暇劄

伏以臣之此行本非去國之行禮之報本追遠之節聖人之所不禁人情之所必勉者也九月天氣始寒堅氷尚遠老臣自量氣力可以扶曳往返不至顚仆請告受暇以終禮事爲至死無憾之大者而大聖人以禮勉臣之道盡矣君使臣以禮之義亦然也惟 殿下垂察焉 聖德幸甚老臣私願幸甚

乞就西樞劄

伏以時時入侍之 命久矣此亦惶恐隕越不知所爲身爲大臣偃息私室不顧職事以暇自

時時入侍爲自便計無人臣禮臣罪益大臣之
老敗不足言久病之中元氣無餘下泄不止一
向無間臣之言病亦已支離雖實狀如此居其
職任意怠慢以率百僚此臣首毁朝廷之體事
理大不然況此使當前事務甚重尤非大臣稱
病自便之時辭三公乞就西樞臣幸免罪戾伏
乞 聖明遞臣職任以重國事幸甚幸甚

乞遞職任往返劄

伏以臣蒙荷隆眷寮臣私情難遏慮臣老病添
傷道路 聖教至此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禮

遷主埋主之節 世代之變 追遠之禮 於是焉畢幸一息未絶 躬執奠獻 少伸終身無憾之誠 至願也 臣之久病 元氣衰弱 下部無氣 行步不利不得入侍 經筵者亦此也 然扶擔而出 一日之程 期以數日 休息時過半 可以得達矣 顧臣所望於 聖明者 許遞臣職任 大小往返 自便更無憂懼悶縮之私 萬萬大幸 實荷天地之大恩 臣無任戰怖祈懇之至

辭月廩劄

伏以臣辭月廩 非一再而 上終不允許 臣益

惶恐隕越不知所云臣本不有聘幣之招而以
門地得仕不圖濫蒙誤恩爵至卿相况危廩之
饋非賓師不可 上之所賜下之所受皆非禮
之物而此不過私一臣也非大聖人均施大恩
以育群下者也今當百官減俸之日尤不敢晏
然無變伏乞 聖慈益加意深思亟收月廩之
命以安微分幸甚幸甚

請除饒廩受常祿劄

伏以臣病閉中得見郎報以歲飢財竭百官頒
祿皆減石數臣獨以何人坐食月廩如平時

無減於諸臣也請除饟廪之饋例受常祿以安
微分不但臣心無冒濫之耻亦 殿下使臣以
禮之道也惶恐敢請取 進止先生固辭月〃廪伊時肯詔白
上收例祿而存月廪故有此劄

乞休官謝事歸死田里劄

伏以臣老敗耄荒 聖明所以俯察無餘憐其
將死之日久矣旣耳聾眼眵心昏氣乏行步不
成扶杖無力不可復以人事責望衆人所知也
雖 聖人大德不忍以老故一朝棄之不收職
名亦不責任職事設令任便自居恩禮之厚至

此臣感激大恩亦不欲遵咫尺之威死而不辭固臣之願也顧自念職名甚重不可以老耄無人事者苟位尸職爲厚食之具而已亦仁臣心所大懼廉恥所在衆人所指者臣何敢冒居以辱朝廷哉伏乞 聖明特許休官謝事歸死田里亦三代聖君優待老臣之大體也

乞罷職任以安歸化劄

伏以 殿下不遺垂死老臣至累遣近侍款諭勉起殊眷益隆臣非木石安敢不爲之感激思効爲 殿下死也臣年老昏耄無人事久矣雖

居室之私氣力倦怠百不如人朝夕之間人事明暗異變使喚僕隷長幼錯呼語言顛妄首末無序委頓昏迷如死如夢如此而虛名在職實無意義老而不去古之人恥之決不可以寵利之私忘廉冒耻不辭爵祿以負 殿下自貽朝廷羞爲 聖朝之累也乞罷大小職任以安歸化不但臣得遂分願實王制古事亦聖王之美事也取 進止

告歸進言劄

伏以 殿下察臣衰亡之私許遞臣職任令私

便臣感激 大恩隕溺之外不知所云臣一息未絕自量氣力寸寸行去歸省父母丘墓死無遺恨於心矣臣家有拘忌之憂身雖居處異室不敢請 闕祇謝新 命死罪死罪臣冒進一言此垂死者訣語數十年來世道大亂人心陷溺王法廢弛汙濁成風義理聵塞顧忠者無所勸有罪者無所畏無法無紀人心散亂災異示警此何景象也此大亂之治也臣冒居大臣之位四年無一陳救苟保寵祿田荷 恩私縱不得罪於明時臣恐無以自脫於四方後世也臣

區區所願者　殿下警戒加勉聖德內則嚴宮禁抑私枉外則納忠諫斥邪佞不墜　先王艱大之遺以成中興之業人心國勢離者合亂者治危者安天道大順後世稱聖主矣取進止

進言劄

伏以臣自遷居江上疾益沉重荷　殿下恩渥至遣醫饋藥章延垂絕之命得至氣息少蘇此皆　仁恩溥恤遍及老臣既釋負就閑任便將息江山烟月既是樂生之願蹈舞　聖化生死於恩澤之中臣請獻一言聖人之學兼心無私

敬小慎微安養德性虛心下士察於忠佞顯善
威惡好惡必嚴毋狃於私昵毋安於便嬖警戒
祇畏以承 先王艱大之遺用賢備股肱則君
尊而國安上下同心則四方和寧同寅協恭在
君德休形守靜崇本重禮勿示虛僞誠心接下
萬民歸心不待恩而愛不須威而嚴天人合應
享福無疆老臣垂死一言實是區區獻芹之悃
也取進止

上候痊安後進戒劄 己未

伏以今年大旱非但百穀不成陽氣畜積人多

下滯災害甚多自春夏以来 候未寧荷天之
休幸至痊安然 違豫日久元氣未完起居節
慎之儆起於尋常燕閒之私祇敬嚴肅之戒或
懈弛而不覺因以成習積習成咎積咎成災甚
可畏也又豈但政治之闕失而已亦有害於養
壽命之本也況疾病聖人慎之昔孟武伯問孝
於孔子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能以父母心
為心可謂孝矣以武王之聖敬德不儆器皿服
御皆有銘其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
壽聖人警戒深切如此老臣區區慶祝之忱用

申戒于 聖德死罪死罪惟 殿下深思而熟
戒之聖敬日躋壽考無疆 聖德幸甚邦國幸
甚取 進止

議宗廟位板改題劄

伏以臣感冒頗重委頓沉綿之中 召命臨門
臣病力如此不得扶曳趨 命臣罪萬死 太
祖太宗王后位板題主皆稱王太后未知其故
也國初邦禮未備多襲麗古麗之古事亦或然
耶抑 太祖太宗功德卓冠百王特為尊稱之
號如此耶當時功臣貴臣議此禮至尊至敬之

地安敢以私意斷定也必有稟命之事亦或有
上教未可知自 成廟以下宗廟之禮始有定
式當時去古未遠諸大臣必有及知古事者而
不改於此時臣之淺見改之不可不但未安於
神道而已也徽號追書事亦甚未安此非誤書
追正之比臣以爲徽號旣成書之玉冊用之祝
詞則追書固善於闕禮而 位板奉安已久神
道已安追書未安大於不追書未安或不無當
初所以然之故如不得已終有追書之節則考
之實錄以求古事無後悔之咎大善也取 進

止

辭免太僕提調劄

伏以老臣厚荷　恩遇既許歸田里又軫恤生養令本道饋給不𩜾令臣身處田野食官如舊事理所不安惶恐隕越不知所處也又不但此也臣衰老垂死命幸釋負就閑以終餘日實是大聖人仁愛老臣之盛意也司僕提調之任初帶不改安有身退而職名在身者也各寺之中本寺最多事事務且重臣无有所不安者此也臣衰耄當臨行勉强之日不敢請辭今始辭免

死罪死罪伏乞亟 命遞改公私幸甚幸甚取
進止

辭造給居室之 命劄

伏以臣伏見邸報筵臣白 上以臣失火無家
有居處之所造給之 命寶出於萬萬意外臣
聞 命驚駭隕越不知所為此時何時此人何
人也方今旱灾太甚禾苗盡枯百姓阻飢郡邑
賑恤不給而作室非役一民不可五六月農事方
急以一臣之私役民造家又非其時聽聞大駭
人心怨咎此非細故董役結搆決不可為也月

廩之賜古者惠養賓師之重禮誤及於臣事已
可駭而又仍受於既退之後事尤無據賜而受
者非禮也非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乞并收成
命毋貽四方後世之譏幸甚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冒萬死瀆擾 天聰極知罪戾而 聖
德寬不罪臣至遣近侍温諭益勤臣感激隕涕
不知所為也頃者遽臣以臣失火無家白 上
引故相臣李元翼古事為言此則不然 仁祖
世李元翼退老鄉居 上聞其居處不蔽風雨

嘆曰爲相四十年草屋數間而已罪令本道作
正堂以賜之前古治平相黃喜有賜宅之事至
今稱之爲美談本朝三百年前後兩臣而已如
臣淺劣何善於人何德於世而亦以虛名上而
歟
　殿下下而歎一世幸不得罪於明時甚大
懼而亦有不敢當之寵　命天旱歲饑民事遑
遑而役民起造聽聞可駭而今方壯使入國中
列多事民力困極而又令撥、耕耘趨役於餘
外人臣之私而欲百姓無怨　谷不可得也且臣
既乞退田里而仍食月廩〻賜最甚無義害大

體亦非細故也伏乞亟收成命以重國體臣不避重誅更瀆天威死罪死罪取進止

三劄

伏以今臣之事皆非細故事體之失莫甚於此民瘼之弊亦莫甚於此臣反復進言上敎嚴重臣惶恐隕越死罪死罪臣乞退鄕居月受餼廩之饋事甚無義又有築室之命聽聞可駭前年畿內大飢今夏又大旱歲飢損瘠之極使民不失農時王政之所先今私一臣有此不當役之役以病農上之所命下之所受皆非也且

臣是何人敢與數百年中古名臣賜宅者比並恬然無讓人謂臣何人君優禮不擇則國勢不尊人臣濫溢不戒則災害並至臣安敢受不敢當之賜以成 殿下之過舉而自取無義之重誅也臣力辭固辭而不知止者此也惟 殿下垂察焉君德幸甚國體幸甚取 進止

四劄

伏以造給居室之 命臣旣備陳其不便而殿下不許臣竊悶焉苐從採椽結搆便易何借於人力何弊於縣邑而 上心軫念不已有此

僭分之寵 命恩和太盛有妨於國體況天旱
歲飢民事遑遑而役民非時民生疾苦萬狀必
親見然後乃知臣之此言非泛然辭恩之比也
月廩之賜臣嘗在官時上疏乞辭者非一而況
今身退之後月廩猶在無事食官古之人譏之
上不以禮食臣臣亦不以禮食於上非君臣相
勉之義也今 殿下不以禮食臣非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安微分
君德幸甚國體幸甚取 進止

辭太僕提調劄

伏以特遣近侍傳諭 聖旨惶恐隕越若無所
容 殿下以臣為先朝老大爲雖甚耄荒不忍
遽棄欲縻之以職事以示優恤之盛德臣亦感
激德義安敢不盡心於 殿下之殊遇也至於
爵命筋力已死 殿下雖寬不罪臣臣不可無
事坐食以俸給厚利為心也司僕雖小寺事體
之重職務之煩固非他諸小寺之比臣既衰老
在外雖尸位曠官與在京時又不同且以臣之
故褒貶久廢亦已經歲矣有官守者事體豈合
如此伏乞 聖明遄改老臣以重國體幸甚幸

甚取 進止

又

伏以臣老耄乞退司僕寺提調之職此之諸小
各寺事務最重以臣昏耄斷不可統理前日在
朝常恐尸曠之誅矧今身在鄉廬復敢欺 殿
下乎冒死瀆擾力辭固辭者非專以暇逸自便
爲心也事體當然也一心悚慄不敢安居而
聖敎益重不許恩遞臣誠隕越不知所爲也
聖心殊眷固亦至矣而至於職事不可以寵利
冒居貪戀恩澤棄恥忘廉以辱渥惠諯廷諸臣

視臣爲何如也伏乞 聖明亟賜遆改上之使
下下之事上其禮俱得矣月廩之賜前後上劄
旣備陳不敢受之義而復有令縣官輸給之命
殿下加禮老臣隆眷亦至此而此過禮之禮非
所以以禮之道也臣亦以過禮之禮自居不戒
僭越以成 殿下之過擧臣罪益大惟 殿下
垂察焉取 進止

賀 聖候瘳安仍待罪劄

伏以天佑 聖躬上候漸至瘳安之境 宗社
臣民之慶至矣臣無任懽忻慶抃之至臣 衰死

之年氣息危甚不得進參起居之班以遂犬馬
之忱自此至都門百里去鄉里五十里欲留則
貽弊州郡欲進則病力如此不得已取近寸寸
昇歸鄉里以待死生恩澤之中臣無任死罪死
罪取 進止

獻太僕牧場圖記劄

伏以臣嘗在官次考閱太僕圖籍得牧場地圖
古畫破碎有後叙 仁祖時提調新豐府院君
臣張維所撰具述國初畜馬古事頗詳蓋在
孝宗時提調故相臣鄭太和繼其事從一時便

宜變更以備 睿覽者也國家重馬政如此令
世代遷易歲年且久牧場之地有折授者有發
屬者有置鎮者古事變易既多牧場古圖臣未
知大內有藏本與否而今本寺更作地圖一從
舊本圖寫已成仍具記事籍以獻按圖考籍
祖宗古事諸牧場地理大小畜牧盛衰人物衆
寡歷舉盡矣

請勿罪人加律劄

伏以前日有以宋時烈加律事私問於臣者臣
以無異議答之問與答皆不詳問某罪某罪當

死則答亦某罪某罪當死而未及論下三司已
發論臣之意不然請數之昭顯早世 仁廟擇
賢而立之 孝廟以次嫡入承大統禮天子諸
侯有奪宗之貴時烈言嫡子庶子以 孝廟爲
不當立之君貶損至尊詆 先王罪當死者
一也 寧陵玄宮不敬之變亦 上之所知也
時烈專掩匿覆盖以地中蒸積之氣誣爲吉祥
置億萬無窮之患請外修封築罪當死者二也
時烈擅國自用屛逐良善僇蔑前言變更 先
王舊章無所畏忌世道陷溺誤國亂政罪當死

者三也此金安老貶死告廟爲首罪者也至於首亂者知叛謀行叛計敗露而族誅時烈首發檀弓免子游裘之說遂爲禍首罪固不敢然與賊同謀之跡未著按法之議不起於乙卯論罪之初　上亦貸之以不死因之海隅江都凶書既發覺移之絶島又因獄事加律方人心大亂禍本當除此三司之所論而亦國人之所共快悅者也而當初既不以正其罪今以其所執者爲逆賊所藉口而擬以加律則於王者用法之道恐或有所未盡者也

收議

代喪受服議

未受服之前事皆攝行祝辭之稱哀似無未安之失以古禮言之則受服之節通上下行之無王家士庶之別不忍死其親之義豈有上下之別也經文雖闕儀禮經傳續篇已爲禮令行於天下從之無疑臣之淺見如此伏惟 上裁

收議而臣所謂未受服之前事皆攝行云者 殿下既踐祚即位雖未代服攝行先王之禮者也故其下祝辭稱哀似無未安之節以此故也

掌令尹鑴上議中未受服而事皆攝行則恐非
受重行禮之義也此未曉臣之本意以 殿下
爲使臣下攝行之禮而云云也此禮旣載於經
傳續篇祝辭稱哀一節少無所碍之嫌臣之愚
見不得不畢陳

仁宣王后喪公主服制收議

仁宣王后之喪公主當服齊衰三年旣有禮經
明證更無可議伏惟 上裁

中殿朞年之制收議

先儒諸說各有援據意各不同固難以淺見斷

定而儀禮子夏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得為宗子之妻服家禮小功服條亦曰為嫡孫及曾玄孫當為後者之婦姑在則否皆以傳重為重臣意請從儀禮子夏傳傳重之義伏惟 上裁

國恤社稷祭用樂議

禮有越紼而祭天地之文無廢樂之文天地社稷之禮極尊不可以果而廢尊又有先王已行之禮不敢更有他議伏惟 上裁

丁巳增廣監試罷榜收議

增廣會試以試官犯罪自至罷場與罷榜一體

監試雖已唱榜久矣當初亦有人言察榜者耻之今當追罷無可惜之事武科亦何以獨存撰以國體似無難處之事伏惟 上裁

李煃事收議

人情以死自分者不亂有一分計較死生者亂煃之死其心已亂言豈不亂煃有賣國之言則當有賣國之罪而至論以大逆旣籍其家父子皆連坐被刑則人心至今冤之臣以爲罪可論冤可雪伏惟 上裁

趙挺事收議

趙挺戊辰之獄罪人以誣引自服特以舊主一
言并其二子而投竄矣其二子皆已通籍捷死
而未蒙 恩典令領左相皆以復官上議臣豈
異同於其間哉伏惟 上裁

周愼齋 賜謚上議

故參判周世鵬其文學德行固可表於百代爲
士林所宗仰舊矣先儒文集中亦可見其有功
於斯文特宜 賜謚崇奬以激礪士風不得不
已者也伏惟 上裁

記言別集卷之四 終

別記 一